

文 學 叢 刊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石屏隨筆

吳崇謙

渝版題記

這本小書於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在上海出版，經過了種種周折，被帶到自來中國的內地來的只有一本，而這「孤本」，也還是最近才由一位好友轉地寄到我的手中。

我意外驚喜地、異常歡慰地重見到他的歷程或者是比筆者富於更的勇往的步子；他的面目也許比筆者更率直地還留着故態罷。

對於自己的習作，我從無「家有敝帚，享之千金」的那種癖性。這本小書，在過去的五六冊的散文集中，自然已非一個獨子，但是我看待這本小書却有若我的一位嫡子，這或者就是我一種偏愛了。

現在，我把我所偏愛着的這個嫡子，再引到諸父老兄弟姊妹的面前來，

希望他可以得到教誨，允許他自由地在祖國裏還能繼續成長起來。

滬版「鴉片」篇中，有「汪兆銘」三字被打了叉叉，現在我仍舊把他示棄了。

又，「裸體」篇中，筆者對於前人造字的奇特，已深致詫異，讀者不難明察。嗣後已知有關國內少數民族名稱的字傍，應一律改爲「立人」，惟恐新字模尚未齊備，而本篇用字倘有不能一一照改之處，則筆者不得不表示着深深的遺憾！

三十二年五月七日記於北碚

目次

名邦		一
歸故		六
兩日		八
春聲		一
花聲		四
藥笛		一七
紅樹		二一
珠泉		二五
紗河		二九

車站		七九
過客		七五
做客		六九
鸚鵡		六三
鴉梟		五八
鸛鵒		五四
木		五〇
小花		四六
街子		四三
裸僮		三九
瘴疫		三六
中場		三二

國旗……………八四

畸人……………八八

出世……………九三

風物……………一〇〇

名 邦

一九三九年九月下旬某日中午，我從滇越路碧色寨換車，再擠進一列恐怕是世界上最小的火車裏去。我呆呆地望着窗外，那個穿黑色衣服的人，正走來走去賣着一籃香蕉。四圍沒有一個面熟的人，我才想起我在旅途上了。

車開了，一羣人好像裝在玩具箱裏，被個孩子拖着向前古魯古魯滾動。下午三點鐘左右，車忽然在半路上停止了，據說前面那一站民團和盜匪正開着火，有人聽見遠處有很密的槍聲，可是車廂裏很亂，我什麼也沒有發覺。窗外只有一堆一堆的山陵和一叢一叢的樹木。一個鐘頭以後，車進了站，又不動了。車廂裏的人們忽然起了一陣輕微的騷動，大家都向窗外伸頭，我

龜頭轉過臉去：

三個担架，接連地從對面站台上抬到我們這一系列裏來。三張蒼白的臉，像三張紙鋪在担架上。自從進入雲南省境以後，那到處都是絳紅色的土地，曾給了我如何的喜悅與歡快！然而，這一瞥中的現象，却使我禁不住地打了幾個寒噤。（不久以前還活躍着的人們，無辜的被盜匪打死了。）

小火車好像立刻嚴肅了起來再往前進，沿鐵路附近的山頭上，還有荷槍的人在作着異常警戒似的姿態。我的心不禁有點驚悸。車到了建水已經黃昏了，人們都絡繹的下去，剩下的只有幾個不像旅客的人，躺在車裏好像有着什麼任務似的。有人也勸我在這裏歇一宿，說再往西去更不安全，今天劫車的盜匪既沒有成功，說不定還有什麼報復的計劃：

車仍然向西開出了，月光如一片銀粉撒在大地上。向西進，向西進，看不出一點燈火，我只記得沿着一個湖邊走了很久很久，那一條爲月光所鍍亮

了的水，好像正指示我漸漸深入了一個神祕而恐怖的腹地。

午夜，小火車停在它的終點了，我也到達了我的目的地。微涼的月光照着我，並且把我的影子第一次映在石屏的土地上。

明天，我聽到起息的鐘聲和號聲，見到一羣一羣可愛的青年男和女。他們都是那般活潑而健壯，都是從幼就在這裏長大起來的。我感覺到一種新鮮奮發的力量，正在這個腹地裏滋生發育着，有一天，會使這個絳紅色的土地上樹立起無數的器才來。

我欣喜地走進城裏去作第一次的巡禮。整齊的道路，大都是用方石鋪成的。十字路口和大街上有幾座頗為巍峨的牌坊，雖然有些陳舊了，但他的匠工是異常考究而精細。人家的門頭上，幾乎觸目都是一些匾額：「文魁」，「武舉」，「太史第」，「觀察第」，「經濟科博士」，「父子同科」……都向東朝陽的一道城門樓上還有一塊很大的橫額，寫着四個大字：「文獻名

邦」。我想到這個不平凡的城，原來就有着她的光榮的台銜了。

現在，忝居「爲人患」的我，想起這一番的來行，真可謂粗心的勇敢，大膽的荒謬了！倘使允許我效鑒先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話，那麼我自應引據典籍，庶可爲這個名邦流美，而贖我的罪愆於萬一吧：

石屏萊山蒼翠，異湖汪洋，名勝甲於屬羣……諸峯聳翠，三島涵瀾，異湖九曲之勝，頗稱靈秀。……異龍湖潏其東；迤綏河帶其西；雲台玉几山襟其南，乾陽梅子崗枕於北，山川靈秀，風氣凝聚，滇省稱最。

見雲南通志臨安府志

士喜尚學，講習惟勤。婦人習女紅，勤紡績，每深夜猶聞機杼聲。

田多瘠薄，農夫耕用兩牛，前挽後驅。胼手胝足，終歲勤勞不休。俗尚節儉，急轉將。近者禮讓謙辭，革面未能洗心焉。至山寒夷衆，唐萊屋土室，語言、服飾、婚喪、飲食猶仍舊習。其英俊者習詩書，學文章，遊泮者歲不乏人，現有登甲榜者。

見石屏州志

自然，這些引據不足作爲近代天的「旅行指南」讀，同時，我也素來不喜書同由「旅行指南」那類書物中便可以得到一個地方的全貌，觸到那裏的風土和氣息的。

歸牧

一個八九歲的女孩子，拉着一個小火車頭——這是我給水牛起的名字，驢的軀的身體比一般黃牛要龐大，在田間並不顯得，等牠走上了小路，對面遇見，就覺得牠格外大，格外重，格外笨，真的像一個小火車頭了。

水牛鼻子裏還發出氣咻咻的聲響，同火車頭停下來的那種情景，可真是無二致。

那麼小的小姑娘，那麼美好的，臉圓圓的小姑娘，她的個子，她的模樣，她的服裝，和這個水牛比照起來，一個在前頭，一個在後面，誰說不像拉着一個小火車頭呢？

那匹水牛，走走歇歇，好像意猶未盡；孩子背轎過來退着步子走，彷彿

聽槍的便，很有耐性似的；雖然我曉得這個孩子念家心切，牛却不慌不忙，並不隨隨便便就讓這個小主人牽了回去。

我看見這個小女孩子的腕上，有一隻還套着一個人造象牙的小手鐲。

她們先是走在我的前面，不久就落在我的後邊了。

我再回頭，她們已經落在蒼茫的暮色裏。

她們不是比熱帶地方的朝廷，坐在象背的錦鞍上，華麗的傘蓋底下騎王

驛公主們更高貴些，更令人羨慕嗎？

雨日

朋友來信說了許多別後的事，末尾加了一句：「你那裏的天，是不是藍的？」

「要不是朋友這一問，我倒忘記了我爲什麼來到這麼一個地方了：我有一雙黑色的大的眼睛，我憧憬着藍色的天，我來到了這裏。我不會告訴過關心我的友人嗎？我早就應該用幾個字報道：

「這裏的天，是藍的。」

藍色的天，蓋着我；我的夢，也是藍色的。如果再沈靜地、再單純地補

充一句話，我將說：

「在藍天底下夢着我的夢，夢不思蜀了。」

然而，偏偏只有今天，我彷彿醒覺過來；身上多加了一件舊外套，依然有些寒意，佇立在窗下，想默默地尋回了那藍色的天，和藍色的夢。

一個孩子從花區中跑過去了

一個孩子又跟着奔向前去

一個揀着他的布鞋，光着腳

一個把他的童子軍領巾拆散了披在頭上

在一張傘蓋底下，又看見兩個肩抱着肩的孩子，低着頭，慢慢地走着，
像是數着他們的步子，像是談着什麼衷心話——隔着窗子，隔着雨聲，我不能聽見。

他們的步子踏着了我的心。誰望着水汪汪的地面上，一個小釘，一個小釘，釘着點點的愁惱呢？

我想抓回來那幾個奔跑和行過的孩子們對他們懇訴：

不再可以了麼？把你們的力，分一點給我罷！我的血，並沒有停滯，我還希望牠們仍舊地激梳起來！

藍色的夢，第一次被雨穿透了。

我知道我的故鄉是遙遠的；落着雨的故鄉是不會映在眼前的。

我知道心鍵的故鄉，還在更遙遠的，更遙遠的地方。

惟有那裏才有永恆的藍色的天。

春 蔭

西華提寺改建作中學校，已經有十多年的歷史了。當初惟一的大廟，如今是這裏的惟一最高學府。幾百個男的女的青年學生，代替了羅漢、觀音和菩薩。偶像被鏟除了，古遠年代留下的松柏，同我們在一處生長。

藏經樓上不再是狐兔的巢穴，巍然地却仍有一種森嚴的氣象。樓下便是大禮堂，堂前的方壇上列着石凳和石的棋坪。那玫紅的楹柱，翠綠的椽樑，都不曾變色——也許經過幾番的油飾了。嵌鑲在楹柱兩側的藍天，紫山，竹叢，永遠是那麼鮮明的。

在南國本來沒有冬，我不知道爲什麼這裏還要放起寒假來。

昨天舉行天休式，過後的禮堂，即被局鎖了。今朝從月門望過那邊，梅

花，桃花，櫻花都於紅了；他們也許已經開了好幾日，但在闌無人聲的境地裏，却顯得越發洋溢而倜儻。如皋套着舊詞章的筆調，該是「深院鎖春陰」了。

我的心，忽地輕顫了起來，當我瞥見緋紅的朵雲下有一對人影時。

一個女的靠在廊上，一個男的佇立在階前。我認得他們，他們是這次畢業班級裏的兩個高材生。

他們低着頭，並不像情話喁喁的樣子。然而他們究竟爲什麼呆着，呆着爲了什麼呢？

我想起米芾的那幅「晚鐘」的圖畫來。但在眼前的這個畫面上，金紅的色澤不是夕陽，而是春朝的光暉；不在蒼茫的田野，而在燦爛的庭院；沒有雜草，頂上正開着豔葩；沒有虔誠的祈禱，而只是縣縣的愛怨：

別離！好像就在今朝，從今朝起，便要別離了。

青年的男和女……我不說什麼，我也不會給他們省略了什麼他們不當作的罷？

惟有愛，才是向榮的，正當的，幸福的。

我的眼有些迷濛。我詫異着我對於這一個終古以還的最平凡的，却又是最新鮮最生動的場面，竟成爲一個觀客了。

我默默地爲他們祝福，他們如今都立在春蔭裏。在世界上，惟有不在春蔭中的人，可以爲他們祝福；雖然他們不需要祝福，更不需要第三者知道他們；正如同他們不曾介意他們的影子，便是與春蔭溶成一片的東西。

我於是轉過臉去，我輕輕咀嚼着這暑假乍始的日子。

花轎

前兩天，我差不多同時接到三份以上的喜柬。迎娶的或出嫁的，都擇定了一個相同的好日子。

這一天，我只能到一家做客去。我經過了好多懸燈結綵，喜氣洋溢的門口，都不是我所要去的那一家，也不是我接到請柬而不準備去的那些人家。我知道這一天還有很多很多的人家在結婚。

滿街滿巷花轎來來往往，因為街道不很寬，幾頂花轎擁擠在一處，並不是一種稀奇的事。

我想，今天全城郊的轎夫是要總動員起來的罷。

新郎，新娘，以及他們重要的家屬，或是紅媒大賓，都可以有轎子坐，

不過新娘所坐的是花紅轎子。

她們或他們都很大方，並且也不像別處的花轎，非那麼層層遮掩，密密圍蓋住不可，也不考究所謂改良式的花馬車啦，花汽車啦，綾呀緞呀絨錦的繡的甚麼，而僅只是一頂一頂罩上花紅洋布的轎子。轎子的前面也不用轎帘，所以我們在街上儘可隨意欣賞新娘的俊醜，或端詳她穿的什麼衣裳和鞋襪。有時候新娘子也從轎子裏眼睛滴溜咕溜地看着你，只要她願意。

從這一點：自然，合乎人情，不鬼鬼祟祟，不躲躲藏藏，不耍猴子戲，我就感覺得高興，感覺得暢快。而且，對於那一些所謂「時髦」，「文明」的結婚儀式，倒毋甯是使我最厭棄，最痛心疾首的了。

還有，這里抬轎子的人，並不真是轎「夫」，而都是轎「婦」。她們的勢力，比男子們更可貴些，比性質，也更偉大些。

這一天，在我未抵達那個結婚人家以前，我總是被一頂一頂的花轎壓在

後面。走路常常低着頭的我，這一次却例外地望着前面：

一頂花紅洋布的藤轎子，慢慢地款乃着。

兩個轎婦，四隻沒有步驟的，參差上下的腳，光着，一直光到膝蓋以上。

還有一雙幼小者的腳，拖露在一個轎婦的腰背後。

這個轎婦在負着雙重的工作：肩上架着人家嫁出的女兒，背上還背着自己生下的孩子——我不曉得那是男還是女。

這是一代，兩代，三代。

我低徊着，我不能說出我是不是有了一種「了然」感。

百年好合——然而，百年何幾？

我想起寂寂地已經埋宿在墳塚裏的妻子，我驚覺了我如今還是走着人生渺茫茫的路途——只有這一條茫茫的路途。

葉笛

我沒有聽過蘆笙是一種什麼音調，却曾讀過關於吹蘆笙的故事；不過內容也不大記得清楚了，好像與織纖玉手打鋼琴，或是大珠小珠落玉盤的那般雅樂無關，而是一種充滿了田野氣，落落大方的原始的呼號。我想屬於所謂「天籟」範疇之內的，應該包括着蘆笙和吹蘆笙這一類的故事。自然，更好的如山歌，打夯，拉繙，力伙們那種吶哨曲……

這裏的牛，在頸上所繫的那種鐵鈴鐺的丁冬聲響，也似乎是自然在奏着牧歌，敘說着牧歌裏的故事。我愛好牧歌，所以我也愛好石屏如同是在牧歌裏的一個地方。這裏沒有蘆笙，我却常常聽到吹葉子的——我叫它葉笛，我想大致和蘆笙也很相近罷。

雲南通志裏有一段關於石屏的記載說：

「少年子弟，暮夜遊行巷閭間，吹蘆笙或吹樹葉子，聲韻之中，皆寄懷言，用相呼召。」

引證本可到此爲止，爲使我的牧歌故事生根，那下面原有的兩句，也應
補足：

「嫁娶之夕，私夫悉來相送；既嫁有犯，男子格殺勿論。」

照原文上看來，原始的愛，似乎已經釘上私佔的鐵記了，不，誰能說愛
也是從一種血淋淋的鬥爭中得來的？男子殺掉一個要求愛的妻子，或是自
己被遺嫉而殺於他人之手，這是罪過嗎？牧歌也是飽含着悲劇底成分的。

來在這麼一個地方我竟不會吹葉子——並不是希冀着殺誰或被誰殺死，
或寄什麼情言——甚至於怎樣把葉子吹響，我也不甚體會，真是抱憾極了！
彷彿把一片綠綠的樹葉子夾在手縫和唇間邊吹邊唱着，於是嗚嗚地似嗚似蘇

通道出一隻歌，一首詩，不，傳出他的情言。

這種聲音會把人帶進蘆笙的故事裏去，所以我才把它叫做葉笛。

每次聽見年青的人們吹起樹葉子，我便知道不是課畢便是假日了。那麼，給我帶來了鬆閑和愉快。我探首窗外，望見樹葉和樹葉間隙的藍天，睜着無數無數的藍色的眼。我好像已經把心身整個安頓在一個歌謠的世界裏。原始的呼號，在招徠着原始的愛撫。

爲愛情被殺死的，誰敢斷定他的心靈已經死亡？愛，不是已經滲透了每一片樹葉子，使它們綠油油的發着生，生，生的微光嗎？它不說話，它却賦予着無數個男子們的嘴唇，悠悠地吟誦了它的欲求和失望的歷程。

有一次在一個熱鬧的集會裏，「吹葉子」也占了一個精彩的節目。當着歌，唱歌，舞蹈……之後，那兩個平時我看着極沈默的學生，起來表演吹葉子了。不像吹，不像唱，也不像歌和訴……那顫顫的音調，正好像欲訴。

輕輕敲着寂寂無人跡的花香草長的岸緣似的。也好像爲我打開了一重門，我又望見了門外的青春了。

在這里我本是「先生」，可是我不會即興地對他們說教着一堂人生的課程：

青春時代的一切，不管是歡愉還是苦悶，那都是生命中的一種絕響，不能再重復也不能重復了。男性的愛，可以使每一片樹葉子發着響聲，女人們花麼？一陣風間，一眨眼時，已經飄零滿地了。

紅樹

順着山坡歸來，回頭望見叢竹，正掃着半空的岩石，中間夾着幾株「不老」的紅樹，火焰一般的奪目，十分好看。

不知道路徑？口裏已經很渴，仍是信步而下，不意地一片菜畦竟展在眼前。

一個田家女蹲在田埂上，身旁放着兩筐蘿蔔——一筐是洗淨了的，一筐還帶着泥色。

從水面上看見了她的健秀的面龐。

「賣嗎？」都市的人說了這樣的話，用自己耳朵聽來，好像帶着幾分調笑的意味——其實沒有。

「不賣。」從烏黑的大眼睛裏閃出來的答語。

「賣罷。」真的是誠意的懇求了。因為我們很渴，絕不想貪圖人家辛辛苦苦要換錢的東西。

「送倒可以。」她莫奈何的答着，至少看出她對於陌生人有一種客氣。揀了一個較長的，又揀了一個半大不小的，一臂遞給她一角錢。

「不行！」她忽然拒絕起來，不是對於那一角錢，而是心疼了她剛剛洗淨的兩個蘿蔔。

真是成了一個僵局。彼此都莫名其妙地這個「突變」終何而起。但我們沒有一個人好意思駁她：「你不是說『送倒可以』嗎？現在只拿了兩個，五個人吃不開。」

「我在這邊揀一個小的，頂小的一個罷。」我說着便彎下身子，從那帶着泥土的一筐中揀了一個小的；她的眼睛是跟着我的手指轉動着，她看了不

錯，我拿的一個確是頂小的。我的意思是：拿一個沒有經她洗淨的，又是頂小的，她不會拒絕，果然她不拒絕。

結果我們每人手裏有一個蘿蔔。她、不說什麼了。

我又順手把這個小的還給她，她沒有言語，立刻浸到水裏，用一團稻草洗得雪白的還給了我。

我的心裏頓時起了無數個「？」號。

——這筆帳是怎麼一種算法呢？

——是賣的嗎？

——是送的嗎？

——是她認為不公平的，索性叫它更不公平一點嗎？

——揀兩個不行的，三個也行？

——躺在筐中的那一角錢，彷彿也微笑着發起光亮來。

我們走了，沒有幾步，我的一個已經咬掉了一半，回頭望她，她似乎也在望着我。

漸漸的遠了，我再回頭只能望見山坡處的幾棵紅樹，她呢？我想她一定還在那邊，她不能想到她的頭頂是那棵燦爛——紅樹曾是她的花冠了。

也許罷，我會一個人，又悄悄地去到紅樹那邊，去拾尋我曾遺留在那邊的一顆青春的心。（誰也不知道我，誰也莫來伴我；只有不老的紅樹，他會證明我。）

珠泉

學校在西北城角外的珠泉街上，就許因為學校裏有噴珠泉，所以才把這條街起下這個名字。

在沒有來到這里以前，我還沒有聽見過有這麼一種泉名，甚至於到了這裏許多日子之後，我才無意中發現了這里有這麼一個勝蹟。

一 濟南城西的趵突泉，我也沒有去看過。據書上說：「有泉湧出，高或至數尺。」拿「趵突」這兩個字形容泉水，便可想見和「噴珠」是迥乎不同的了。

這泉水正在校本部辦公室之前，企鶴樓的下面，被砌石的池子圍着，池周圍繞着欄杆，正中架着一道拱橋。

對於景物的描寫，我是一個最沒有辦法的低手。現在只好把學生們記敘
景色中關於珠泉的句子摘錄幾條下來：

開門見山的如：池裏面的水，會古碌古碌向上冒，好像珠子噴出來似
的。

略加形容的如：忽續忽斷，忽急忽緩，日光映着，大的像珠，小的像礫
，連貫不絕。

烘托陪襯的如：水面上鋪着一層淨萍，泉從萍底下湧出，萍被泉水做成
無數的圈子。

推理抒情的如：似有噴泉，其實不是噴泉，乃是地下的一種氣體上升。
一年四季，晝夜不停的永遠像水那般滾沸着。冒着，永
遠是那麼純潔，永遠是那麼活潑聰明，永不退縮。

我最歡喜的一則還是有一個同學他只寫了兩句，好像已經描盡致了。

他道：「像只在池中吐水，輕輕地起了一串泡沫。」

沒有見過珠泉是什麼樣子的人，你們在這裡也會聽見了珠泉的聲息了吧？

可是這聲息就常常欺蒙了我。當我深夜從橋頭經過，或是一個人靜靜坐在室內的時候，我總是一下便想起：魚在喋喋嗎？．．．天在落雨了嗎？．．．其實，什麼也不是，沉寂裏的庭院，只有松柏的黑影，和黑影間隙的繁星。原來，珠泉在那邊切切地似乎在和誰私語着。

殿角簷頭掛的那個鐵馬兒——經過多年風雨，怕已鏽了——不時叮鏗着也彷彿和誰應答似的：可是他，却驚醒了我十年前的舊夢：山寺、黃昏、露台、蜜月、擁抱：．．．幸福像一股泉水，誰也沒有想到她的源流是會枯竭的！我推開了堆在眼前的這一疊子年輕人寫下的東西：

文字畢竟是一種多麼貧弱而可憐的符號呀！讓自然來和我們對話，或是

讓我們對自然說話罷。

如果把珠泉的生命賦予我，把星星的亮光分給我，我將永遠伴着我的在黑暗中的靈魂，並且和他私語：愛，便是一種永遠的信守，即或像一串泡沫，可是她永遠純潔，永遠活潑，也永遠不會退縮。

沙河

一條長長的長長的沙河，是一條軟軟的道路，一條靜靜的夢的軌迹。

幽寂的秋，晴和的冬，暖醉的春，我經過三個節季，沒有看見裏面有一點水，只是一條純沙的河，無量數無量數的沙粒，恆河沙數那麼多的沙粒。

這條沙河，如今正是一道新興的所謂防空壕，天然的防空壕，它可以容納很多的人，並且把他們掩蔽得很好，看不出一個人影子。

河身比地面約莫低四五尺，寬度也不過一丈，兩旁繁生着荊棘，冬青和榕樹：枝葉交蔭，就如同一條長長的籐廊一樣。警報時人們在裏面避難，平時差不多即是蝴蝶們游散的地方。

爲了那里有軟軟的沙，我去徜徉過，在沙床上也坐臥過，爲了那里有顯

翩的蝶羣，我也曾像了一個探索者似的想去找我的夢的軌迹。

有一次和朋友的夫婦去，他們領着一個孩子，並且帶了一隻捕蟲網，想實地獵取一點東西。蝴蝶像紙片般地飄散着，捕蟲網趁勢直撲了過去，有時一個網裏撲住兩三隻，有時想一隻大的撲幾次也撲不到。

孩子拍着王喜歡，母親說，放去那些小的；朋友說，專要那些美麗的。蝴蝶不知道因為自己的美麗而喪失了她的自由與生命。

我一個人走在前面，我蹲在沙上等候他們。我用盛蟲盒的鐵紗羅子，篩着細細的沙粒，沙粒通過我的指縫，如同一股清涼的水流。

「你喜歡玩沙子？」朋友的夫人問。

我沒有回答。好像已經回到兒時，忽然又被喚醒了。我的心，觸到一點夢的軌迹，剎那間似乎同它溶印了。

我記起在長沙有一個朋友導遊時告訴我說：

「我到岳麓山去，先從靈官渡渡過湘江，經過一片沙灘，穿過一個小洲，還要再走一片沙灘。」

「我只恨那片沙灘不夠長，還不夠廣，在初戀的時候，沒有一個人不喜歡走那條軟綿綿路，可是沒有一條軟綿綿的路，能比得上是沙的。」

「我不懂得什麼是戀，我卻喜歡沙的路——一條長長的，軟軟的，去追尋夢的路。」

「不，我只喜歡沙，沙裏埋着我的夢，埋着我的回憶；我的生命也不過是一條沉澱的，寂寂的沙流罷了。」

牛場

我走過那麼多的地方，我走到這遼遠的地方來了；常是孤獨的一個人，沒有伴侶。我虛度了青春的一段歲月，如今正是蹣跚在中年的旅途上。一聲貓咪，一聲犬吠，一聲鷄鳴，都會喚覺了我：我沒有和誰別離，依然在我們的祖國裏。貓是家鄉一樣的圓圓的臉，或許就是家鄉走出來的；狗是一樣的搖動尾巴，或許就是從家鄉走出來的；雄雞是一樣的好鬥，母雞是一樣的傾着幼雛咕囔着，也許就是家鄉的人從家鄉帶出來的

我不是一個農家子，當我嗅着那種土壤裏混合着牛屎或馬糞的氣味時，我彷彿有如歸之感了。

我愛這裏的湖山如畫，也更懷念起故鄉的一切的可親，然而如今的那里

被鐵蹄踐踏着，給我的記憶烙下了頂深的傷痕！

我還愛這裏的牛羣——他們是做奴隸的，作主人的奴隸的。他們拉車，他們拖木料，他們耕田，他們還能馱貨物。每逢遇着他們成羣結隊的迎面而來，我就側在一邊，望着他們眼睛裏閃出誠懇，忠實，憨直與馴良的光芒。那在田裏竚立着的水牛，我知道他們是在勞止的時候了。在大空之下，好像我分得了一份的悠閑與甯靜。我會給他們起過『小火車頭』的綽號，有時看見水鴨和鸞鷲就歇在這龐然大物的背上，他不动彈，鸞鷲也很閑散地爲他啄着癢——大概他們的脊背上寄生着小蟲或牛虱一類的東西。

大批的黃褐色的牛羣，常常有班期的從元江磨黑一帶駛了鹽塊來，照例總是歇在車站附近的一個並不平的土場上，他們如同同一隊完成了任務的輻重兵，在到達目的地以後，也不胡鬧亂跑。趕牛的臨時搭起灶來，馬上可以燒水煮飯，並且在大鍋裏舀上幾瓢豬油，炒些蒜葉和肉片（多半是他們隊伍裏

的同伴身上割宰到屠店裏去的）作菜吃。

有的屹立着，有的低着頭吃着散在腳邊的乾稻草，有的伏着，在思慮着什麼似的空口咀嚼着。

——反芻的動物啊！我陰自喚着他們，不是炫誇我還記得一些生物學上的名詞，而是寄着我的同情，甚至於爲了我自己而伸訴：

——有吃食的時候，且盡其吞嚥罷。不管是爲了要飽肚皮，還是要留着咀嚼。雖然飽肚皮和磨牙齒，你們吃的是草，僅只是一些枯乾了的草。

我在這個場上，往往稽留很久的時刻，沒有一個友伴。過路的人們也許有知道我的姓氏的，但誰也不會理解我有這麼許多的同伴就在這個牛場上。

有時，黑夜從場邊經過，我聽到了冬：冬冬，冬冬，冬冬的鈴聲（這裏的牛，頸上用粗鏈繫着一個筒樣的鐵鈴，發出一種沈鬱的響音，）我知道有幾頭牛大概還沒有睡去。

明天，場地空了，牛羣去了，在那狼籍的糞堆與草梗中，游彷彿飽饕餮
我的懷念……

渴血，肉食，乳飲者的幸福和生長如果是有的，我不相信有這樣的幸福
和生長了！

「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我不禁胡亂的想：

鐵鈴的聲調，該是我們的戰士，我們的力夫，我們的建設者的響奏了！
我希望而且願意：做奴隸，做我的祖國的奴隸。

瘴 疫

我不是要說一個幽靈或魔怪的故事，只是將一個人的「目擊談」複述一遍罷了。現在這個人大概還停在城中沒有去，我想到他，如同看了一篇愛倫坡的作品。

他是一個夷人。他來自邊境地方的一個小縣，當他疲憊地走了十多天的山路，前天到達離這個城市頭二十多里的一個村寨時，天已經黑了。他不清楚那裏有打尖的地方，便沿家去探問，家家都關得緊緊的，看不到一個人影。只有一家的門，還虛掩了半扇，他便冒然走了進去。院子裏也是闐無聲氣。堂屋和廂房都很整潔，他想着無論如何今宵總可以有寄宿的處所了。

「哪一個？」微細的聲音，忽然從一邊房屋裏發了出來。這個夷人知道

這一戶人家並不是空的，雖然這麼大的門庭裏却是這樣的寥寂。

他說明了是一個過路人沒有宿處，漸走漸近地到了那間房屋的簷下。從醫格看見房裏的牀上躺着一個衰老的婦人。

「灶就在西首，你必定餓了，去自己燒點吃食罷。」她給這個客人指示着方向。

夷人的心，被感動着，一時忘了自己的疲憊與饑餓。

「弄好了飯想煩你一下神。」她說着，稍稍欠了一下身子。

夷人的耳朵裏，彷彿在裝進了他母親的吩咐一樣。

「請你背我一下，把我背到後房的樓上去。」

夷人知道她是個病人，憐惜她已經難得移動了。

「並不是感激，也不是爲報答着什麼，」夷人停了一刻說，「一個人替病人作一點事，這種力量和動機，可以說還是從心裏自發出來的。」

他說這個婦人的體重很輕，還不抵一捆柴枝。

「於是我就背了她——」夷人說時把他的眼光注在一個地方，那個地方似乎有使他發眩的魔力。「轉過一個旁門，就背着她走上樓去，樓梯快走完了，一抬頭，猛的看着見四個死屍筆挺地躺在樓板上。這時我也不曉得背上這個人還有沒有氣息了。」

這個夷人趕進城後，才知道昨天經過的那一帶村寨，正傳說有鼠疫症流行着。有些人家全部死絕了。

樓板上那四個死人是誰呢？恐怕連那個婦人自己也不曉得！她已經不能動彈，她還想去看看他們。

如今該是五個了，我想。

（後來據國際防疫處派人實地調查化驗結果，證明該地流行的並非鼠疫，乃是一種惡性瘧疾——即前所謂瘧疾。）

倮 儼

讀書的人，看見「倮儼」這兩個字，也許知道是一種動物，或者就把他們當作一種獸類。這種錯誤如果怪當初造字的人欺騙了我們，反不如怪我們的祖先太自尊大爲妥當些。人是動物的一種，獸也是動物的一種，不過倮儼並不是獸，他們也是人。在我們的字彙上，有不少的字是屬於「犬」部的，如狄，如狢，如狙，如狙，如狢，如狢，如獠，如獠，和獠……誰也不會相信狗有這麼多的類別，當然，在人類裏面更不會有這麼多「犬」種了。所謂除華夏之外的人們，不出蠻夷數種，但據我所知，凡是大陸上的「異」族，却不是我們的敵人，他們常常是忠實的，他們是很可愛的。

這裏常看到的是倮儼。我想知道他們的源流，於是去查雲南通志。不查，

猶可，那知隨便抽取了四部，就在卷二百以下的「南蠻志」「種人」章內，竟有六十餘種之多，每種還附木刻圖像一幅，真是叫我驚佩前人學識的淵博與浩大了！但遺憾的是如同看山海經一樣，令人弄不清一點頭腦。有一節記着，「有二形人，上半月爲男，下半月爲女。」我看了爲之咋舌，不得不把它送還圖書館，讓它重躡高閣了。

倒是學生時代看到的那些老地理教本上印的夷人圖畫，還能喚起我的印象。當時我很奇怪他們的頭上爲什麼能架那麼許多的東西，如今親眼看見那種「原理」，我才了然了。

當初軒轅黃帝戴的那種多穗子的帽子，現在有的還保留在裸體的頭上，我並不希罕歷史人物的復見，只是覺着置身古社會中，到底有些異樣的情調似的。

市上有專門做木枷（？）的，一塊長方的板，把腰部挖成一個半圓的缺

口，像一個「凹」字形，在枷板上還用色筆插繪了一些紅花綠葉的文采，這就是裸體們用以負重的東西了。有缺口的那個半圓地方，是容納頸項的，另外有一根皮帶，穿過枷板兩邊的兩個孔，戴到頭頂上便成爲一個「凸」字形，於是整百十斤的薪柴，貨物，或是筐籃等等，便都繫了上去，需用他頭頂，兩肩，和脊背每一部分都要出力。

我看見這花花綠綠的枷板，心裏便有些惆悵——又慚愧着我爲什麼不能去做一個裸體的小伙伴——這就是他們的生活的工具，這就是他們必備的，給自己套在頸項上去負重的枷板了。

永遠是彎着身子直不起腰來。看不出他們的頭面，看不出他們的老少，男或女，至多在髮根上看出幾道紅頭繩，才叫人猜想着這也許是一個裸體少女吧。

一塊枷板討得他們的肩力，背力和頂力，壓住他們只得總是望着腳下的

路。什麼鹽裏缺乏碘質！我不信！裸襪的大頸瘤都是壓出來的！都是擠出來的！

一個女生在一篇作文上說道：「下了火車，裸襪的伙子就搶着替客人提行李。我不知道裸襪爲什麼是女的。」

這語句頗欠正確，但把她的直覺一筆白描了下來，我以爲比幾十卷書都還有力而耐人尋味了。

街子

很靜，蜂羣在偌大的校園裏鬧嚷嚷的沒有人管。

看着不作聲，點綴在乾枝上的花朵並不寂寞。

風裏有時吹來一陣市聲，我想起今天又是「街子」了。五天一大街，三天一小街，甯靜的日子過得也很快。

在這裏，不是街子的日子，幾乎一半像在睡眠中，所以逢着醒期，便會發出聲氣來。

看見書架上掛的一個手提袋——前天買了一尺二寸布自己縫就的，還沒有用過，便打主意也來趕一趕街子。

不像趕街子的牛車（因為只拉了幾塊石頭，）慢吞吞地走在路中央，把

「街子」弄得更熱鬧，更擠了。

捆竹子到城裏來賣的，要算是趕街子的一種了，不過他們的竹子，常常把比人頭高了一點的空間佔了去。

初次趕街子，我的傷促，可以用「縮首蹙足」四個字形容着。

鴨，鴨，鴨，鴨，鴨——鴨子自己叫賣着自己。

咕，咕，咕，咕——公雞不耐煩地在女人懷抱裏。

整担的蓋着松針的水菓，被挑着向前直衝，好像說：「不零賣。」壓彎了腰的挑夫，在一邊拄着一根拐棍，似乎不想多走了。

城門口居然掛起了一幅人體解剖圖，探頭一望，知道是賣草藥的。

大紅大綠的那種雲頭繡花鞋（我看了想起「壽鞋」的那種樣子來），却惹得不少的女孺纏綿「望之彌羨」似的。有的空了身子，把枷板放在一邊，蹲在人家石階上，掏出一個冷飯袋，抓着些紅米粒往口裏送，是吃午餐了。

我在一間賣米線（米粉）攤子前面立了好一會。看着她們像吃鷄絲麵似的一碗接一碗的吃下去。想，趕街子的錢，都將吃下肚了；趕一回街子也是趕一回肚皮哩。

賣米線的這個老太婆，大膽，恐怕是一個嫖漢。嘴已經爛了，很安祥，低着頭，料理着客人要吃的東西——極有條理地把每一碗光米線裏，舀上一點醬油，舀上一點鹽水，舀上一點辣椒，舀上一點醃菜：最少要舀上七八樣作料。紅紅綠綠的鋪蓋了一碗。

「吃罷？」她忽然抬起眼望了我一下問。

我微笑着，不好意思地離去，算是代答了她的好意。

我不想吃那種東西，對於她那種動態，却覺得十分有趣而值得欣賞。

擠了半天，又提着空的袋袋回來了。趕了一趟街子，比上一次大公司並不顯得更疲憊些。

小花

到昆明的時候，初次看見一種像水仙似的花，不見莖，不見葉，只有一朵朵的小花漂在水面上，我不知道它的名字，也沒有向誰問起過，只在我心裏記憶着：小花，睡在水面上的小花。

在石屏，這種花更多，因為它原是生在水上。這裏靠近異龍湖，除了山便是水。本地人叫它海棠花，（他們把這個二十里直徑的異龍湖叫作海。）我不喜歡這個名子，但也不想在植物學上追究它到底叫什麼。我自己仍是把它叫做小花，睡在水面上的小花。我保存「小花」這個名字，也便是保存我對甯靜，純真與美麗愛好的意思。換一個說法，我所喜歡的甯靜，純真，美麗的東西，我籠統地把它當作小花。原來是花，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就叫

它「小花」，自然是更恰當了。

前天我陪了一個年青的母親到一個墓地去，我又想起了小花。

她做了不滿六個月的母親，小孩埋在這個荒塚上已經快兩個月了。

這裏和這個荒塚所在地，對於她都是陌生的，然而兩個月前她却親手把她的孩子埋葬在這裏，像做了一個惡夢。

「你不是說過，你會拾了許多石塊壘在墳上的？」

他憶起了，轉過身，就發覺足邊有一堆石塊。

「聽說這裏叫校場壩，是以前行刑的地方。」我後悔我說出這個陰慘的地方。

她不甚介意，她說當初來埋葬的時候，惟恐歹人盜去她孩子身上穿的衣服，或是被野狗拖出來吃掉，所以不照本地人的慣例，仍是裝在一個小小的棺木裏，埋得深深的，又在上頭壘了許多石塊——一塊一塊從很遠的地方拾

來的。

我在周圍果然發現許多碎布片，小虎頭帽子，小磁罐，和幾張破蒲扇，證實她的話是對的。

「這裏還是好好的」，我看見這一堆石塊並沒有紊亂，附近的泥土也沒有什麼被翻動的痕跡。雖然我又想說：「孩子在地下也該腐化完了。」

她低着頭，默默地在該想什麼。

我把手裏的一枝綠梅，投在石堆上。（出來的時候，我們無意地都拿着花。）

她俯下身子，把自己手中的一枝碧桃，却鄭重其事地插在石塊與石塊的縫隙，要使它立了起來。

我感動地也俯下身，照她那樣把綠梅豎直了。

於是，寂寂的石堆上，彷彿突然生就了兩枝小花。

當我碰到她眼中發出的那一道光芒時，我如同瞥見一幅畫像，禁不住要仰空吶喊：

崇善的女性啊！

（我虔誠地如同信徒們所祝福的，願我的母親和我的妻的亡靈與上帝同在！）

道邊過去幾個「路人」，他們有的也把眼光投到這邊來，他們曾驚異着荒塚上有了豺狗化作的怪嗎？會淌着鮮血，地方也有了生人的骨肉嗎？也會遙遙地望見石堆上生出了兩枝小花嗎？

在石隙中搖晃搖擺的人，很容易想起那「海灘上種花」的孩子們了。

我思忖住一個過路的人說，你們何要問這我們的名字嗎？我們不能同答你；好像小花瓣般地浮在水面，悶在地上，埋在下，他們並不需要誰給他們起一個名字。

太陽

爲了太陽，我來到雲南，來到石屏，這裏的太陽果然是美好的。雖然有幾個，天，太陽被黯雲遮住，但是她依舊的美好，反而像濯沐過後的新鮮與美好。

我已經不是一個孩子，我為什麼說出這樣「孩子氣」的話呢？是的，孩子氣，我不知道我究竟還有多少孩子氣！也不知有多少個大人還有着孩子氣？

太陽只有一個。

誰都知道太陽只有一個，普天下只有一個。我如今所說的也是這唯一的太陽，因爲她不偏私，她照耀了我生，並且照耀了我，叫我甘願去死——如夢的去死，夢裏也被太陽照耀着，「夢」豈不是比「生」更美麗！

前天我給一個人的信上說：命運是苦酒，人生是一齣悲劇，我詛咒我爲什麼是一個人！我願意在春天長夢不醒，我要去吻上帝的足，你，就是我在上帝！

昨天只有半天沒有看見她。當我下午一走進她的房屋時，我就禁不住編說：

「這裏的太陽是多麼的美好！」

太陽只有一個，不知道爲什麼惟有她那裏的一個才是美好的。

太陽給我帶來了生，給我帶來了夢——我不願意再醒來的夢。

謝謝太陽，今天照出了我整整一日，我忘記了昨天的煩躁，我忘記了昨天的憂鬱，也忘記了過去的昨日……我知道我還在生着，還在憧憬着，我還有一對眼睛相和着太陽的光輝而閃耀。

謝謝太陽，今夜她還會給我帶來了美好的夢。我的夢也是光明的，閃耀

的。

「你看，像不像太陽？」她指着枕衣所繡的那個太陽關切地問着。

太陽只有一個，太陽便是太陽，誰還能說太陽不像太陽？可見她也還是一個孩子。

「枕衣應該送一對，現在只送一個。」

太陽只有一個，一個枕衣上繡着一個太陽，我接受了她。世界上沒有兩個太陽，所以我也不會想到我去接受一對。

今夜的夢，將是被太陽照耀着的，夢將是美好的——

太陽只有一個，她是一切美好的象徵，因為她光明，她從不偏私！

今夜的夢也許在一個雨天裏，一個大人也許會流出了孩子的淚珠，像黃昏的春雨，它是慰人的，潤人的。我銘感着人間還有薰風，還有靈雨，還有同情，還有自然的流露，還有愛——不，還有太陽，太陽貼近我的面頰，太

陽也需要用心的流露去灌沐吧？

明天如果我不再醒來，請爲我祝福！並且爲我祝福——當你們看見第二天的太陽，不要再說什麼「晨安」，道一聲「祝福太陽」罷！

（答贈）

鷓鴣

上午聽見鷓鴣鳥叫，還是今年的第一聲的鷓鴣鳥叫，我以爲今天會落雨的。

望着瓶花已經有些憔悴，走到庭中，想再折些新的來；誰知我的手剛一拈枝，花瓣便像雪般地紛紛散落了。

無論是怎樣愛護，珍惜，惋惜，或不聞不問，花總是要謝落的。

從來不想收穫什麼果實，所以我覺得春天也還是沒有花的好。

春天就是這麼一個苦悶的象徵！

剛纔，你還坐在我的對面，你的眼圈有些發青，從你的烏黑的瞳孔裏放出了閃光，從你的唇邊吐出了續斷的語句：那是輕輕的雷。蟄伏在宿草下的

不盡，微顫地從冬之夢裏醒來了；他還沒有認識春，春天已經去了。

並沒有落一次雨，春天去了。

人家思議着我們的，那算什麼呢？譴它去罷！那是他們吃飽了肚皮高轟雲做的事。我只暗笑着我們的友誼的淡淡的夢色，倒也欺蒙了他們那一對一對污穢的眼！但是我不願意再聽到他們的歌聲了，因為那是你曾唱過的。

我想對你說而沒有說（那是我怕有一天你會對我說的），現在還是讓我不對你說罷：

「不要以為我將苦惱，請你忘記了我！忘記了我！如同我們從來不曾見過的一樣。」

孩子，你還不會知道春天就是一個夢。所以，我不再叮嚀囑咐你；你會忘記了一切，如同你不記得那來去無蹤的一個夢樣。在我，就要努力去忘記這個夢，我明明記得這是一個春天裏的淡淡的夢，雖然我早也明白夢根本是

空虛的。

我讚美過你的矛盾，因為你是一個天真的孩子。我希望你厭棄我是一個大人。大人的矛盾，至少也應該被大人厭棄：他常常把創口流出來的血，再作了敷癆創口的藥。

我讚美過你；讚美過上帝，讚美過太陽；我今天才知道他們並沒有一種是一帖藥。

我想，太陽也有一天會死去的罷，那還不如沒有太陽的好……

今天上午你大概沒有聽見鸛鵒叫，好在今天也沒有落過雨。

我的心，不知怎麼水汪汪的。

我沒有哭泣，我知道我還有淚。

我的淚，不會爲你流了，這也許是一句謊話；不會爲你一個人而流了，爲着萬人流，爲着太陽有一天沒有光芒，有一天死去而流，這是真的，千真

萬確的。

請忘記了我罷！也請你放心，太陽還沒有死去，太陽照耀着萬人，萬萬的人，她並不要記得任何的一個人。

我相信你今天並沒有聽見鷓鴣鳥叫。

（短簡）

鴟梟

姓鄭的這個小校工，年紀大約只有十二歲。冬天裏沒有一件較厚的衣服穿，總是縮着頸頸，顯得更矮小。不久，我看見他額角貼了兩張黑太陽膏，越發瘦弱。不久，就不見他了。

我現在想起他捉過一個鴟梟的事。

有一天上午，我下了課看見他一個人蹲在廚房門外邊玩，一隻貓頭鷹正和他面對面的立着。白天我很少見過這種兇禽，在夜晚自然更沒有機會看到牠，所以我很好奇，也覺得很歡喜。

「是你捉的？」我問。

他點點頭，馬上站起來，仰着頭用手指着上面說：

「在那烟窗旁邊，牠蹲在那裏的。」

廚房本來是兩大殿之間的一間小屋，屋頂幾乎全被東西的殿簷遮住，烟窗就伸出在那一小條條的天空上。我想這個小貓頭鷹也許因為病，夜晚才歇在這個不大通風而且比較有暖氣的地方。牠怕見太陽，反被人捉到了。（在牠或者以爲黑暗便是安全罷。）

我看了一下便走了，回轉時小校工也不見了，那隻小貓頭鷹却還留在原來那個地方，牠的爪子已經被一個繩索拴在磚塊上。

我好像要奪取同伴們的玩偶，擅自把牠拉到我的寢室門前來。

我開始想用各種方法逗弄這隻貓頭鷹。

牠很鎮靜，我不喜歡這樣，就把牠倒懸着，牠才乏力掙扎着，撲楞撲楞亂飛。牠不喜歡睜眼，我就打牠，牠才懶懶地睜一次，好像攝影機鏡頭前的光圈，可小可大，擴張與收縮，都非常勻稱。當兩個圓圓的貓眼全露開了，

配上牠那兩道彎曲的眉毛，再配上牠那一張玲瓏的黑嘴，（乍看好像是牠的小鼻梁）的確有相當的媚態，相當的美觀。同時令人聯想起舞台上扮演顏婆惜或是王婆那種人物的臉譜來，愈看愈不覺得生疏，竟頗似清末出過風頭的賽二爺，現下「駐顏」有術的汪逆兆銘之流一類的面型，不是長得不漂亮，不過總帶着那派烟花窰姐兒氣，豬仔奸臣像。

我深佩古語說「人面獸心」這幾個字的工穩與恰當！

貓頭鷹並不傻，閉着眼也會用嘴啄咬那根繫着牠的繩索，這使我非常氣憤，便拿樹枝狠狠地打牠，於是牠又睜開眼睛，嘴裏發出一種可怕的格格聲響，好像牠嘴裏也生着牙齒，咬銼着表示憎恨及咒罵我的意思。

我知道這種兇禽是非肉不飽，便拿了一小條精肉試着喂牠，那知牠竟然不理。我又把肉掛在牠鼻尖上，牠居然也不動。再打牠一次，牠又格格咕嚕一陣。

把牠拖到寢室內間來，以爲在黑暗的地方牠會舒舒氣了，那知牠仍然縮着頸子裝睡。

把牠放在琴台上，我想寫一幅生，羽毛倒容易，只恨牠不肯睜眼——畫龍要點睛，不得不邊畫邊打着牠。筆究竟不是攝影機，我這幅鴟梟寫生是失敗了。

下午有事出去，鴟梟被關在房裏。臨回來才想到牠，也許早已咬斷了那根繩索飛脫了。誰知開了房門一照，牠却依舊穩立在琴台上沒動。可是神情和白天完全不同了，兩個圓睜睜的眼睛放出兩道閃樣的光，似乎對我警告：我要報復！

我輕輕地走到牠的面前，看見那根繩索已經斷了，牠的兩爪絲毫沒有一點束縛。

——你需要黑暗？你就不需要了你的所謂自由？

奇異地想着，便立刻伸過手去抓牠，不提防牠準了窗縫處的一個空洞一下子就飛走了。

我異常地懊悔，我用力不猛，不迅速，最後還是讓牠逃脫了。這時，我第一便想起那個姓鄭的小校工來，倘使他向我追究，我將如何的回答呢？雖然到如今也沒有再見他，可是我的心到如今也未見舒然。

從這一件小事，我相信人們的「良知」並沒有允許過任何人去作奪取他人的事。

對於「患得患失」的劣性，我也有了一度深進的認識了。

鸚鵡

寒假前的一個星期，那個曾在廳長公館裏當園丁出身的廚役，早已帶了一些禮物晉省回家去了。我爲預先解決吃飯問題起見，便不得不到城中那僅有的兩家館子去接洽一下。

「包伙食幾多錢一個月？」我操着一點西南官話的腔調。

「三十八塊國幣。有幾個人包？」老闆答覆我的問話，又反問我。當我說明只有我一個人時，他乾脆地拒絕了，說一個人不好包。

于是再跑到另一家去問：

「一個人包伙食，多少錢一個月？」爲免除嘈雜，所以這回說明「一個人在先。」

「四十六塊國幣。」

我聽了他乾脆的而沒有附帶條件的回答，倒很痛快，雖然明知比上「家費」了許多。

「好吧，從明天起。」我不還價地和桐講定。

「不行！」也許他看見這個食客太好講話而突然變卦吧，他的道理是：不行，師傅要回家過年去！明年初十再談。我想接着罵他一聲「廢話」。但沒有說出口，因為我還想和他商量商量看：

「你們不是也要吃飯麼？你們吃什麼，我跟你們吃什麼好了。」

他不答應，好像我的話倒成了廢話了。

後來由一個同事的介紹，年假中的伙食，總算暫時能夠寄搭在一個學生家所開的店子裏。每次吃飯遇到那個學生，他總是躲躲藏藏的，倒弄得我有點難為情起來。燒飯做菜的就是他的祖母，他的年輕的母親赤腳担柴在街頭

上叫賣，菜賣完了回來也要招呼一下，便又照料別的事情去了。在石屏，像這樣能幹的女人很多，不過天足大腳的却很少——她們認為裹着小腳的是漢人，小腳的那才是漢人的「正統」的標記。

學生的祖父是一位健談家。據他說滿清時代，在武漢領過一營兵，見過不少場面。現在在石屏和臨安一共經營着兩家客店，自己來往主持。在地方上也算一個小小的富翁罷。

他平時喜歡吃一點酒，這也許就是他能夠健談的原因。

「怎麼得了！二三十口人吃飯，全靠我一人。我這麼大年紀，所以也非繼續抗戰不可。這也是一個長期的抗戰。」他常常很動聲色地這樣說，但絕少有人打斷他的話，或是理會他的用意。他的話也許最近成了口頭禪了。沾一沾酒杯之後，接着一陣長吁短嘆。

他的老妻，他的結壯的兒媳，他的小孫女，一會兒給他遞一把花生，一

會兒給一送上一盤炸豆腐乾，轉來轉去服侍着他，好像說，請你儘管吃酒，儘管發牢騷好。

筵下掛着一隻鸚鵡，哇！哇！嗚叫着，話題轉換了，我的目光移到那隻紅嘴鈎鶯羽毛的美麗的小鳥身上。

「他難道知道我吃酒了，我一吃酒他就要。」主人拈起幾顆花生送到那個鐵架上的小合裏，彷彿不勝贊嘆鹿麋之至似的。三人坐回原位，繼續讚美他如何認人，如何需要他的照料，如何不顧高價，不捨，把他賣掉。

我呢，只是注意着這鳥的彎曲的嘴，如何吃這個帶殼子的花生，如何運用他的爪子當作手，又如何把那花生殼子一片一片吐了出來……

「他高興的時候會說話的。」老王人繼續讚美他的靈巧，也是表示他有一個最心愛的對象。

可是我，卻沒有聽他說過話。一到我們吃飯的時候，就聽見他哇！哇！

叫個不住。平時我去早了，店裏的人少，看見他把嘴插在羽毛裏邊睡著。我拾起一片菜葉或一點甘蔗逗他，他便嚙去水分，不久又把渣滓吐出。不在睡眠的時候，多半的時間他是啄咬着那條鎖絆住他的鐵鏈子。靠近足踝的一段鏈圈，已經被他啄咬得發着光亮了，爪上也露出一些血痕。但習慣（？）上他仍然繼續去啄咬不止。這給我一種啓示：他不忘記自己要解放自己。

一切的，希望他能「通人性」，畢竟都是人的。他不忘記要解放自己，要求自由的生存，這不已經是生物的一種共同的，純潔的理性了麼？

人說鸚鵡在架上翻騰着那是他喜悅時打鞦韆，我看起來則未必不是他的苦痛和掙扎。

有一次，店堂只有我一個人低着頭吃飯，背後忽然叫起來幾聲：

鸚哥——鸚哥——鸚哥——

我回過頭去，惟有架上的那隻鸚鵡在若有所思地直立着，我不禁微笑起

來。

主人所誇耀你的，也就是你能呼喚出你自己的名子而已嗎？古希臘的箴言說「知道你自己，」我以爲「知道自己」才是一件大可哀的事。

我的微笑不知怎麼立刻收斂起來了。

記得那個老王人還說過：鸚鵡不比其他的禽獸，即使豢養他十年或二十年，一旦飛脫而去，便永不回來。我覺得鸚鵡的可愛，或者只有這一點罷。沒有美麗的羽毛，沒有宛轉的歌喉，甚至於沒有聲氣能夠叫出我自己的我，對於被豢養的而忘掉自由的鸚鵡，我却慚愧着我曾否也隨時咬嚼着生所加給我的鐵鍊了！

做客

—— 這裡說做客，並不是一個人單身在外邊的意思。做客就是到人家去應酬——結婚，開喪，或是講交情，都有的吃，而且吃得很多很美。雖說做客，可不需要什麼客氣，一客氣反教主人家不高興，回頭怪客人不給他面子了。有好多次我都不認識王人且誰，便吃了他很多東西，我感謝這種盛意，但心裏總不爲主人惋惜：請了這麼些客人來，一張一張陌生人的面孔，究竟有什麼可取的地方呢？我想，在這里做客，還莫若叫做『吃客』才妥當些。

請客的事，恐怕沒有一個地方再比這里浪費的了。一個小小的人家，辦一次喪，便要擺幾十桌酒席，一天兩三道，兩天，三天這樣排場下去。那些做父母的，有的要賣掉他們的田地和祖產，那些做兒女的，有的便負起

這一份很重的債務，直等很多年以後都償還不清。可是吃客們早已經風流雲散了，像我便是其中的一個。

虛榮和舊禮教，往往是一種糖衣的苦丸，這個小城似乎還沒有停止地在吞嚥着它。

因為做客做慣了，我可以寫下一篇做客的歷程。有一次我把這個題目出給學生們去做，有一篇寫道：『我小的時候便喜歡做客，但大人帶我去時候很少，總計不過二百多次罷了。』這個學生是當地人，現在才不過十六七歲，做了二百多次客還覺得少，在我則不能不瞠乎其後矣。

就喜事的客說，每次的請帖約在十天半月之前便可送到。上面注明男賓和女賓被招待的不同的日期。普通的禮物是各送一副對聯，很多的只用單張的紅紙，不必裱捲；隆重一點的合送一幅可以做女人衣服的綢幃，再隆重的不妨當天加封兩元賀儀。

客人進了門，照例是被招待到一個禮堂裏坐下，隨手遞給一根紙煙，一杯茶，和一把瓜子。這間房裏鋪了滿地的松針，腳踏在上面也不亞於懷綿綿的毛毯。等候一些時候客人們都到齊了，於是就一擁而佔席吃飯。午飯有人樣菜，幾乎每家每次一律，如青豆米，豆腐皮，酸菜末，粉蒸肉：和一碗豬血，腐湯，湯上漂着一些辣椒粉和炒芝麻粒子。晚飯的菜是考究的，多了四小碟酒菜，如炸花生，海菜，鹹鴨蛋和糟鱖魚。熱菜中另加八寶飯，炒鱖魚和山藥片夾火腿等，快散席的時候，每人還分一包小茶食，可以帶回去當零嘴吃。

做客的程序，似乎到了放下晚席的碗筷爲一段落，這時吃飽了喝足了的人，連忙抹抹嘴便一哄而散。走到門口可以看見一個彎着身腰做送客姿勢的人，那大約就是王人家了。另外有人抓着一大把「筏燭」分給客人照亮，從那紅紅的光亮裏，可以照見那些客人們的嘴上還銜着一枝紙煙，那是散席時

每人應該分到的。

吃是吃飽了，喝是喝足了，還帶着一些舊有一些東西回去，這一天覺得很快的便過去了；真是很滿足的一天！於是，有些同事們在平淡的日子裏，便希望常常有做客的機會來『充實充實』自己。有的同事甚至於向人探問，『怎麼近來學生結婚的不多？』所以一看見有紅帖子散來，便禁不住地扯開了笑臉；有的直喊：

「『過兩天又有『宣威』吃了！』」

「『宣威』成了一個典故，因為宣威那個地方出罐頭火腿，很名貴很香嫩的火腿，大凡一有宣威火腿吃，便是有客做的意思。」

一個假期終了，講義堆下竟積了一疊子請帖，我在石屏做客的次數也不算少了。可是回想起來，我幾乎不記得任何一家王人的面孔——當時就不認識，因為在這裏做客，無須對主人賀喜，也無須對主人道謝，一切的應酬儀

式，簡單的幾乎完全不要，因此，就習慣上講，我每逢做一次客，我就輕蔑一次自己的薄情，以致我也憐憫那些做王人的，爲什麼要這樣奢侈，虛偽而浪費！

那些個青年的男的和女的，一個一個被牽被拉地結合了，不管他們的意願，也不問他們能否生活獨立。穿的花花綠綠，男的戴着美國毡帽，女的裹着舶來的披紗，做着傀儡，做着殘餘制度的犧牲品；也許就從此被葬送了。（我不相信一個十六七歲的男或女，把結婚的排演當作是他一生的幸福喜劇！）記得有一次我看見一家禮堂裏掛滿了喜聯當中——其實都是只寫上下款而中間空白的紅紙條，在那一系列致賀者的姓氏當中，我發現了幾個「雙」字。原來姓「鄧」的那一半邊傍，却被上面的一條掩住了。還有一家掛的橫聯，只有「無喜升」三個字，原來中間落掉一個「雙」字。當時我還不免暗笑，不過再想一想，反覺得沉悶無話好說了。

還有一次，我做了一回大財王人家的賓客，不爲什麼婚喪大事，却只爲了說「人情」。

在中世和似的極幽靜的村寨裏，我隨着一行人走進了他的宅邸，想不到穿過一重一重的門第，還要走着無限曲折的遊廊，踏過鋪着瓷磚的甬道和寶階，滿目華麗，竟是一所絕妙的宅邸。

聽說這個主人手下用着無數的砂丁，砂丁們每年爲他流血汗換進了無數的銀子。這些建設也都是砂丁們給他疊起的！

我享受了這個主人的盛宴，我是在間接地吸取了砂丁們的許多血汗。每一次的做客恐怕是一件最可恥辱的！

常常做爲一個冷眼向客人的我，我真的滿足了嗎？所謂飽經世故的「老練」字，已足使我噁心的了！

過客

店主婦放下鍋鏟，急忙跑出去兜攬幾個行商，只聽她接連地說：

「這裏歇，這裏歇！這裏好，這裏好。」

不久他們便魚貫地走進店堂裏來，各人手裏都提着一些小件的行李，衣服穿得很整齊。

看着他們的舉止和店主婦熱心招待的樣子，我又想昨天那三個大小的過客來了。

先是一個面目黧黑的人，默默地立在門檻外邊。沒有人注意他，只當他是一個乞丐。後來店主不耐煩地同他作簡單的對話，我便減輕了口裏的咀嚼。

「二十塊老票一宿——兩塊國幣。」

「一個人？」

店王婦望望他，似乎代表回答「當然」這兩個字。

「乾房多少？」他的話，我不大明白，大約是問單住房間和光吃白飯的意思。

「八塊。」

「我們三個人——有兩個小孩子該算半個大人？」

店王婦向門檻外，灶後面伸了伸頸子說：

「好吧，好吧，一塊二國幣。」

他被允許了便走進店堂，嘆了一口氣坐下，向外邊招招手，一個十歲大的挑進一担破棉絮和一筐爛舊的東西，後面跟着一個五六歲大的，腳似乎已經破了。大的一個好像已經解事，坐在石階上想弄點水洗洗腳。那小的一個就背立在我的飯桌前面。蓬蓬的長頭髮，蓋着兩片青臘般的耳朵，我不能再

看見別的。我覺得這是一個沒有了血和肉，僅僅是一個皮包着骨頭的可憐的孩子。

我不大明白他們的話語，明白話語究竟有什麼用呢？他們的樣子，他們的眼睛，告訴了我更多更深刻的事情。他們日也走，夜也走，翻過山，越過嶺，走了許多時日和路途；孩子的腳已經走破了，但還沒有到達他們所要去的地方。

因為是孩子的媽媽死在異地了，他們都成了過客。然而，這樣這樣，這樣困苦過客，他們雖是有家園的——家園也許早已荒蕪，還需要重新開墾罷？

把我的飯菜分給他們吃嗎？幫助他們一點盤纏嗎？替他們開銷店帳嗎？祈禱神靈和上帝，保佑他們，拯救他們，降福於他們嗎？

在人生旅途上作了三十多年過客的我，自己禁不住地輕蔑着目己了：同

情與憐憫與祈禱都是同樣脆弱無用的東西，我應該同沒有同情的同僚，憐憫沒有憐憫的憐憫，祈禱沒有祈禱的祈禱；我相信的也只是沒有信仰的那種信仰！

昨天那個大人，今天已經走了，昨天那兩個孩子，今天也已經走了，我不該叫他們是過客，惟有他們才配稱為長征的戰士。

車站

車站儘管是簡陋的，甚至於連一個站名也不標出來，但無論如何却在這塊地方交織着人的流，貨的流，悲歡離合的心的流。如果把人生縮寫下來，恐怕還不及車站上的一石一木來得飽滿罷。

我詛咒着任何的別離，因此我也詛咒着任何的一個車站。誰能長久留在一個站驛裏不去呢？一個站一個站地行過了，在我們有限的生命的中途，誰能不追憶起那些往事，如同想着他曾在某一個車站裏停留過的呢？

十幾年前，我初次從上海往南京去「入世」的時候，兩個送行的友人給我講了一個笑話，那是爲了抹淡了我們的別緒。這個笑話原是北方人說相聲的遺出來的：

一個說：口倒不要，火炭貼開封聯。

一個說：沒看見火車上還貼一對聯。

一個說：有末。

一個說：聽您的。

一個說：聽上聯（嗽一嗽嗓子，）「以鐵爲車奔千里。」

一個說：好！

一個說：聽下聯，「借火成行渡萬人。」

一個說：妙！橫眉？

一個說：恩——「就怕出轍」。

一個說：別開玩笑啦！（隨着一把摺扇打到光頭上去的聲響：啪！）

車慢慢的開出了，我伏在車窗上搖着頭的苦笑的臉。這副滑稽的對聯，也還始終地掛在我的心裏。

當這次來到石屏，居然在車站上看見了不少的楹聯和匾額時，才知道我們笑過的事却也有真的。且看

這東直街，弦圖風行萬里斯爲粉輶之初

佔文彩自武侯鄉雲瑞千年儼與中州並駕

還有本地黑字的橫額也不是開玩笑的話，相反的是十分正經。如「風飛南境」，「結地有方」，「天下同軌」等等。

我立在中國這個極西南端的火車站裏，真禁不住有中州何在之慨了！尤其是清晨和傍晚，從站臺叫出來的汽笛聲，一點也不雄壯，只是尖銳的彷彿刺痛旅人的心。這個作爲自碧石鐵路終點的一站，也好像惟有使旅人懷念着他怎樣才抵達這荒鄉似的。

問：房，一條鐵軌，一列倉庫，一座石砌的水塔，這且帶而微的車站建築物，確是把這個樸素的石屏加上了一件近代風的外衣了。雖然煤碯，炭層，煙灰都盡情地糟踏着這一塊地方，可是背有綠紫的乾陽山和迎面碧綠的異龍湖，却依然靜靜的如同一個處女。骯髒的小火車每天每晚投到石屏的懷抱裏來，枕着山，望着湖，伴着美人，他真是一個幸福的漢子！

據說這個凶莽的漢子未曾闖入這里以先，地方上的人士也曾有過一番的輪辯，起了一陣恐慌。有的人認為石屏原是建立在海中（他們把異龍湖當作海）大龜殼上的一個城，火車和軌道都像一條一條的怪蛇，蛇一旦爬在龜的背上，那就不會安寧，犯一點搖起來，說不定石屏就要陸沉了。不知怎麼，鐵道終於築成了，從民國二十五年雙十節通車到現在，龜背着石屏城也還沒有不耐煩過一次。並且，從這個闖入者的肚子裏，帶走了不少的新的事物和新的人，也帶走了不少的森林——木材燒成炭，運到箇舊鍊礦去；帶走了不

少的漢子，他們一到走頭無路，或是異想發財發達，便破釜沉舟抱着決心下箇舊，進場去。那兒雖然沒有擺着現成的黃金，但是有一個發亮的希望：當破丁，掘礦坑，鍊成一塊一塊白亮亮的錫磚，換了一疊一疊的滇票或法幣，纔在腰上回來作富翁。多少個人就是這樣不見了——也許永遠不見了，然而他們的家中還保留着對他的——一個發亮的念頭：出息跟在後頭！

車站在這里也可以算是一個景勝，（站台上掛着一個法國製的雙面時刻鐘，屋頂的紅鍊瓦因為怕空襲塗黑了，白石的水塔宛如一座古堡壘。）實際上它才是石屏的脈搏，石屏的吐納口。我常常到這裏來漫步，每逢望見這些對聯和匾額，便也默想起十數年前送別我的那兩個友人。一個已經躺在北方的草原裏，一個還在乘着他的生活無軌列車，在世上盲衝瞎撞着。

我默默願望着：普天下人們的心，也能夠同軌並進！

因為，我們不都是要到幸福的，光明的，真理的家鄉去的同伴嗎！

國旗

亞米契斯 (Edmondo de Amicis) 的愛的教育，在中國的譯本恐怕也是很行銷的。我們學校的圖書室裏備置了牠，學生們的手裏也常常拿着牠。在初中國文教科書裏似乎也有選作教材的。因為牠的文章淺近，或是因為牠的內容充實才如此流行，我就不敢論斷了。我想，也許因為「人同此心」和「心同此理」的這個「心」字並沒有什麼畛域的原故才如此罷。

愛的教育原名 *Coure* —— 卽心 —— 所以關於亞米契斯的簡短的介绍，似乎可以引據來了：

「他的最初的作品是傾向於愛國主義，在他的青年時代，正當義大利民族獨立戰爭，故以感時愛國，激動了許多讀者。」

亞米契斯愛國家愛民族的居類心，也正和我們愛國家愛民族的居類心是一個樣的。他的書能博得我們的愛好，自然就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了。

年長一點的人，大概都讀過「柏林之圍」，「最後一課」那種文章，而幾年來在我們對日抗戰的這個大時代中，這篇小說，用我們民族血淚所寫下的那些生動壯烈的故事，年輕的人們耳濡目染，對於獻身國家民族的先烈們的愛慕與景仰，不更有切膚銘心鑠骨之感嗎？爲爭取正義，自由，光榮生存的戰爭，恐怕沒有一種課程是比牠更適合於教育國民的了。

我輩如今縱然是些哀軍哀民，要從血淚中取得必勝的戰果以後，下一代的子弟們，難道還不是最英明，最勇武，最強悍的建國能手和好漢嗎？

我們愛國家，愛民族，爲着我們的國家民族裏生存過我們的祖先，還要生存着我們的子弟，爲着我們的祖先和子弟，也必須永遠生存在這個國家民族裏。

從一個年輕的學生週記冊上，我看見了這樣一句——我想他大概並沒有讀過怎麼多的名作，也相信他不曾一下便得到如亞米契斯的那種筆致。

「早晨我們列隊升旗了，旗子在竿頂上飄揚着，我們感嘆從心底湧出來的一種歡悅，我們的眼睛隨着她上升，上升，致敬禮的手，遲遲地不願意放下來。」

「下午降旗了，不知怎麼竿上的國旗已經不見，還要重行升上去一次？」然後再把她降下來。

「白天，我們為什麼不能看到我們的國旗呢？先生！我們的國旗，不是在所有的旗子中最美麗，最可愛的一面嗎？先生！您能告訴我，我們的國旗，為什麼不能在白天自由地飄揚？……」

負着給他們修改文字責任的我，我擱下了筆來停了一息，我竟很武斷的在這篇週記後面批了幾個字：「你是知道的！」

爲了敵人第一次空襲昆明時，某校來不及降旗，有幾個人就犧牲在旗竿
壓下，於是各校升降旗的辦法，才變成如今這種樣子。可是我們的美麗的國
旗，從此也就一時失去了自由，這個年輕學生的疑問（？），恐怕正是他的
激憤，同時也是我們大家共同的激憤吧！

——我們的國旗，應該在白天裏自由飄揚起來的！校務會議這樣議決通
過了。

從此，登高一望，在萬綠叢中的石屏添了一點紅——我們的國旗，正美
麗而且自由地在空中飄揚着，飄揚着一片微笑，好像回答我們無盡願敬愛她
的心。

畸人

我發現了這麼一個人，也漸漸知道了這麼一個人，可是直到現在還說不出他的姓名來。他給我的印象很深，不過我，和別的許多人，也許在他的心目中永遠是陌生的，根本留不下什麼絲毫的影子。

有一位同事先生告訴我，大約一半爲取笑：「他是石屏的一個阿Q」。我想，想豐子愷先生那本阿Q圖傳上給阿Q描畫下來的模樣，果不期然驚然的大同小異。但我立刻從心裏給他取消了這個綽號，而把他當作石屏的一個畸人看待了。

這個畸人惟一的特徵就是一個獨身人。他的頭髮和鬚鬚雖比較長些，但絕不像一個囚犯；身上的衣服雖然不大修整，但絕非襤褸；態度雖悠閑，

工作並不懶惰；沉默而不疑噤；貧窮而無詔相……總之，除此以外，也可以說並沒有任何奇聞奇事是足以傳敘的了。

一個單身漢，他的生活無疑的也是單純的。像這個畸人，他自然沒有僱傭他人來代他工作的需要和能力，可是他自己也不受任何人的僱傭而為他人工作。沒有一個人能夠知道他是怎樣的生活：生活下來，生活下去，總是這樣維持着他的一個畸人的生活。生活對於他好像不是享受，不是奪取，却也不是服務。

在理論上站不住腳的東西，在事實方面却也活生生的存在着。像魯濱孫在孤島上創造了他的新環境的故事，那或許只是限於給兒童們讀的。一個人被圍困於人海當中，不陷溺，不倒下，不沒頂，還泰然自得地生活着的人，姑且叫他是畸人，當他是畸人，而又有什么愧色或不該的呢？不該的倒許是成羣成羣的人，人，人，人同人一樣的人，畸人太少，畸人不可多得罷了。

畸人在一般人的眼中畢竟是一個謎，然而都關在生活這個謎裏的人們，在畸人的眼光下又不知道應該作怎樣的解釋了。

有一次（我聽到過的一次）這個畸人在街上捧着一束花——比鮮花還美的還動人的，用各色紙片紮成的花，跟隨在一個行人的後面問：

「要花嗎？」

那個人停了步，被他的問語驚異着，也許是被他手裏那一束美麗的花所感動了。石屏還沒有這麼多種的花卉可以配合得如此勻稱，如此鮮豔，如此奪目；即使是人手製成的，但在商店裏也找不出有售買的，甚至在所有的石屏商店裏，連製作這些花卉的紙張和材料也不能買得出來。

「來，你要罷！」

「……」行人還是有點躊躇的樣子。

「你看！比真的花還要公道！」



那個行人把袋裏剩餘着很少的幾個錢給了他，他就隨手把那束花遞過來

丁：

「不少，不少，即使沒有這點錢，我也要你把這些花留下。」

這個買花的人，就是以前告訴我賣花人是「石屏的阿Q」的那個同事——我們學校裏的美術音樂教師。

這一束花，我是看見了的；我彷彿還看到了這個製花人的心靈：是這樣的美麗，這樣的可愛，還這樣的「公道」！

我還知道這個畸人所居住的地方，那就確實有點可奇了（並不是因為饑餓令人看不上眼）幾根柱子，幾塊板，靠着文廟轉角的兩面牆壁而搭成一個矮矮的棚子。棚子外面有一小片空地，正好門當戶對的向着這里惟一的一個大財主人家。

最冷的天，括着大風，家家戶戶的大門都深閉緊鎖了，他呢，却還哼着

嘩地在棚子裏唱着，那磚做的枕頭，瓦做的被衾，難道也是比真的輕煖物還要「公道」的嗎？

牠是一個謎，生活也是一個謎。

真的，這個生活的對照，也是一個謎！

出世

在假期裏，差不多每天下午要來約會的一個同伴，今天一早便蒞臨了。她，校醫室內的一個看護，同時也是這個小城裏的一位爲服務而服務的助產士。她的好友最近才離開這里，她的一個小孩不久以前也死去了。我很同情她，並且想：春天對於她該是悵惘的。

今天她的面色很悵鬱，眼圈是青了的，然而那長長的睫毛，並不因此而失掉它那種固有的，動人的魅力。當睫毛像兩柄細小的烏木梳子把眼睛遮蓋起來的時候，我羨慕着她的心，會跟着寧靜而假寐的吧。

「一夜沒有睡，教我又是着急，又是生氣。」她的頭略微有些傾垂，停下來默許似的望着我：我在擺弄着她剛才放在案上那個小小的印花布袋裏

的東西，一副薄橡皮手套，一包藥棉，一小瓶消毒用的酒精，還有一個木瓢的，狹長的，像一隻喇叭或高腳圓椎式的長漏斗樣的東西，我拿着它似乎有點出神。

「這是一只聽筒。現在可不容易買到。」爲了這只聽筒的用途，她解釋了半天，我才知道拿它放在女人的腹部上，可以聽診和檢查嬰兒的部位與產婦子宮的動態。她又繼續講着昨天夜間臨床的一段經過。

「一個有錢的人家沒有孩子，男人討過一個妾，還是不生育；又找了一個年輕的癯癯關在家裏。從來就不許這個癯癯見人，而且一直奴使着她做最辛苦最勞累的工作。他們簡直把她當作一個「工具」，像一個土盆或瓦罐之類的東西。不幸的在這個賤民的肚子裏偏偏結下一個胎。於是，她的受難更達到一個頂端了。從來不被人當作人看待的她，所以也沒有預先給她盡一點人事的準備。我們雖然是對門的隣居，可是她家裏也從來不肯讓我替她檢查

一次。等到動作來了，偏偏又是難產，措手不及的當兒，才深更半夜把我找去了。

「我去到她家時，那個女人正拚命地叫喊着，看見我，才把聲音稍稍放低了下來些。我知道她久已在渴望着有人來救救她了。然而她不知道使她痛苦叫喊的是什麼！看！一隻小孩的腿，已經拖在她的產門外邊半天了！」

「我謹慎地爲她做了一些必要的手術，使那隻小腿慢慢收攏回去。不久之後，她的陣痛又開始了，她不再讓我沾她一下，她的力竭聲嘶的叫喊，似乎已經使他的眼睛不能睜開，不能看見還有解救她的人在她的身旁。最沒有道理的是，她越叫喊，她家的人便越用力打她。我既可憐這個初產婦的痛苦，又憎恨着她家裏這種沒有經驗沒有道理的暴舉。她們都不聽我的勸告，喊的喊，打的打，真是要急死了人！我就心着這樣下去，會使產婦心臟痙攣或子宮出血，所以請求她們幫忙我按住她，讓我再施行手術，看看胎兒有沒

有正常的進步」

「進步？」我攔住她的話，好奇地問。雖然我猜想「進步」這兩個字在這里是當「術語」應用的。

「……」她沒有什麼回答的表示，僅只抬起了睫毛盯了我一下。

「這個可憐的羅羅，於是又哀叫起來：『我寧可以死……讓我死罷，你們別再動我。』她自己好像已經絕望了。痛心的是她家裏的人遠說，『要不，了大人，要孩子罷。』」

「我想給她注射一種×××針，可惜這種藥前次已經用完。我勸他們把這里的××院院長請來試試，他雖然不是產科專門，但他來了總可以和我共同設法挽救，他們那里的藥品自然也比我個人所預備的齊全。」

「誰曉得！他來了跟我一樣的沒有什麼幫助！那個四十多歲的一個老助手，她却像煞有介事地表示她自己的本領不同凡俗，開口『不要緊，我接過

四五百個孩子，大的小的都安全」，閉口「沒有問題，我接過四五百孩子，大人……」嚕哩嚕囉，咕咕呱呱。

「X院長只曉得躺在一邊抽大煙，抽了一陣大煙，呆了不到半點鐘便走了。我真是失望極了！想不到X院長這個做醫生的也是這麼一個無能而腐化的東西！」她異常憤慨地把述敘停頓下來了。

「你不該失望；你從此不是更增加了一分信心嗎？惡的制度惡的社會都是惡人的護符。我們年輕人的純正可愛的力量，便是我們有自信的心，我們便是孤立的，但也絕不和他們合作！」對於她的憤慨，我同情地想給她一種鼓勵。我愛惜她，正因為她好像是一個出世未久的孩子。

「天快亮的時候，X院長送來一張診費藥費單，除去白抽的大煙不算，應付法幣四十幾元幾角幾分。

「產婦早已由吶喊變成呻吟了，呻吟也漸漸低微了下去，可憐的嬰兒，

仍然拖着半個身子沒有多大的進步。

「不是正房的女人，在這里照規矩也不能留在家裏生養，後來他們竟把這個可憐的癯癯送到一個荒廟裏不管了。不如一匹小貓小狗的賤民，我怕兩條生命都快完結了！」她的敘述到這里也完結了。

在我們這暫時的沉默當中，我想，那荒廟中的一對母子，還在不死不活地受着難嗎？這個已生而在不幸中的生命，和那個未生的幼小者的生命，也許都要和這個世界的光亮作永遠的訣別了！

當天下午，我爲這件事情特意去看她，她告訴我她剛從那個荒廟中探視了她們歸來，孩子終於落生了，但已沒有呼吸，大人却在地上昏迷的睡着。她說，這簡直是一個奇蹟！

是的，奇蹟！然而這個奇蹟立刻給我鬆了一口氣。

「女人是偉大的，女人的偉大在於她們能生養孩子。」這種話語常被

們說着而表示諷刺女人是無用的意思，然而，誰會把它當作真是血洗過的句子呢！

來在這個世界上的人們，我們應該彼此的祝福了：

人們還不都是一個母親的孩子嗎？

風物

西南有一匹小山，整整齊齊的像一只帽盒，所以人們就叫它帽盒山；有的把音讀轉，便成了冒火山。正在山尖上有一座石塔，這座塔倒真像一個帽頂了。從遠遠的地方望去，還可以看出塔的影子斜放在山坡上。眼力好的人，也許可以看見影子底下是不是有着人。我曾試探着問過她，但她沒有回答。（她不知道那一次我和她倆個人在塔底下坐了那麼長久，我的心是如何的跳躍，我的胆是如何的恐慌來着。）記得那一次我對她說過：「現在我是多麼輕鬆，多麼幸福！城垣，市塵，人家，都放在我們的腳底和眼下，也

好像全是一些不必要的度外之物似的。可是幸福，一經自覺的幸福，幸福便已成爲過去的了。如今的一切，也徒然是日後追懷的殘痕罷了。」

我們默默望着東邊的異龍湖，湖面上一抹蔚藍，一抹碧綠，一抹緋紅，一抹素白……這美麗的幻變，真不知是天上的？還是人間的？還是我的心靈的冒險之反映？唉！這匹小山當初一定是墮過火的吧？（落下）

三

異龍湖確是一面大的明鏡。南岸有五指山伸到湖中，形成了幾個小小的港灣。葱茂的樹木遮蓋着每個山頭，好像那邊另有一個天地。有一個山頂上有着廟宇，望過去就如同中古時代南歐沿海的那種莊嚴的堡壘和陰森的水牢一般。

湖上有幾個小島，我只去過大瑞城和小瑞城兩個地方。大瑞城還可以從

一條長堤上走到，小瑞城完全圍在水的當中，必須划船才能上去。那一次我們在湖上遇着風浪，險些兒把一隻小船弄翻掉，可是我不知怎麼竟這樣想：船裏裝身魚腹了，小瑞不是和牠同遭厄運嗎？

從小瑞城的二層鐵台望出去，一片蒼茫，萬頃波濤，我禁不住地由衷讚美着：『女性的海啊！』（湖上）

三

沿沙河和樹排林直走，是穿過齊家營，再轉溪墘，行程不便可以望見一叢林木極為葱鬱的地勢，在那裏有一潭碧澈的水，水面上也映現着山、樹、雲圈的洄紋。潭邊幾株火榕樹，不啻蘆葦，全個潭面的頂空，而且還給萬綠掩起了無數柄的綠油傘。這裏是幽靜，沁涼，幾乎近於隱居了。

那個祀奉黑龍的小廟，就隱匿在潭的左邊。門鎖着，從牆裏却伸出綠藤。

一簇的紅球花，好像魔女的化身，在不耐寥落地窺探着外間的動靜。

地上滿鋪着一年兩年落下來的新陳的榕樹子子，做了我們的墊子，也代替了我們的話語——我們把它一顆一顆的投進潭裏，看着它無言的沉落，就好像我們也不會永遠被並列在地面上似的。

亞當和夏娃被逐出了伊甸樂園，那是爲了犯觸上帝的意旨；然而我們可以發誓說我們並沒有罪，命運却使我們分別了！（潭邊）

四

多少碑碣已經作了牆基或是鋪路石，^{（雖然）}雖然還存有一些模糊的零跡留在石上，却沒有人再去低頭理會那些已往的事蹟，和故人的姓名與生卒年月：

……

幾塊大圓的石邊，幾顆草在風裏在那裏低低地工作着。他們離開

一塊一塊的岩石，或是磨平一塊一塊舊的碑碣，丁丁鏗鏗地鏤着條紋，刻着一行一行的文字，作成一座一座新的石坊，堆砌在墓前好像三道小門——門是開不開的，門上刻着許多字。

在夜晚，這些石匠的工作也不停止，熒熒的幾個燈火，照耀着他們的古銅色的面孔，除了丁丁鏗鏗的斧石之聲以外，也只有黑色夜幕中所回響起來的丁丁鏗鏗，丁丁鏗鏗

這是一種工作，一種嚴肅的工作，也是啓示在地上的人們，應該怎樣才能留下一種比石刻還要長久而不磨滅的工作罷！（石匠）

五

踏路夜行的大們，他們沒有電筒或燈籠或火炬，僅僅拿着幾片薄薄的木板條，燃起來便可以照亮了前路趕行。火花邊走邊落着，給路上留下一點一

點的紅的虛線，彷彿也度量出黑夜的深沉與寥寂。

逢街子的日期，成把成把的在攤上出賣着，後來我終於打聽出它的名字叫「筏燭」來。

「筏燭」真是一個最恰當最好聽的名字了！由這個名字我好像想到帶着光明而渡過黑暗的意思。（筏燭）

六

我常常想着世上最浪費最多餘最表示人類心地窄隘的東西，莫過於環繞着家屋外邊的那一堵一堵長長短短高高矮矮的牆。大概自從有了竹籬木柵以後，牆的種類就多了起來。牆的種類多了，你看，那邊不過五點鐘，像龍和光亮的牆壁那邊，像是一堆像告訴我們有什麼動物在內嗎？那在內的好像乾脆用牆壁擋駕道：外邊的野蠻物止步。

我看見這裏到處利用仙人掌仙人鞭一類的植物當作牆界圍欄之事，才不禁有如上的感想。不過，這些結壯的厚實的帶刺的植物，却也給我帶來了一種南國的幻景：我喜歡在熱風裏裸光了身子，却不願意在冷氣中着上棉裘。

（蕪籬）

石屏隨筆 繆崇華作

發行
吳

文化
生活
出版
社

發行所

成都陝西街三八附五號
桂林東江路四一里六號

譯文已出
叢書十種

005

羅亭	前夜	煙	貴族之家	死魂靈
屠格涅夫著 陸蠡譯	屠格涅夫著 屠格涅夫著 屠格涅夫著	屠格涅夫著 屠格涅夫著 屠格涅夫著	屠格涅夫著 屠格涅夫著 屠格涅夫著	果戈理著 魯迅譯
四七〇〇	五九〇〇	五八〇〇	九五〇〇	九五〇〇
處女地	懸崖	父與子	復活	復活
屠格涅夫著 巴金譯	屠格涅夫著 屠格涅夫著 屠格涅夫著	屠格涅夫著 屠格涅夫著 屠格涅夫著	屠格涅夫著 屠格涅夫著 屠格涅夫著	托爾斯泰著 高植譯
即出	八九〇〇	七一〇〇	四五・五〇	一二四・〇〇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安圖字第〇二號

